

集部

淮海後集卷五

宋 秦觀 撰

代蘄州守謝上表

愚罪著明當以萬死聖恩寛大尚假一麾顧惟昧冒之深第積戰競之至伏念臣不學無術寡偶少徒荷先帝之誤知繇常員而擢用始欲悉力而舉職莫知長慮以佐時自取悔尤至煩揮黜責其妄作便可屏之遠方憫其知非猶當投於散地敢圖生死而肉骨尚容宣化以

承流況臣粤自去冬嘗陳愚懇願歸使節求綰郡章雖此左遷正符宿願恩既深而逾望感亦極而難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德海涵至仁天覆謂災眚之可赦以過失為當憐寬其未棄之誅開以自新之路辨之不早嗟已迫於桑榆來者可追幸未填於溝壑誓捐軀幹上報恩私

代程給事乞祝聖表

本州管内舊有應天寺者造於宋元徽中其地據寶林

山巔南直秦望北負卧龍戴山挾其左鑑水趍其前圜視井邑如閲圖畫越之形勝十得六七比於熈寧十年八月遇火金石土木之觀一夕殆盡樓觀宫室化為丘墟父老過之徜徉悼歎若失所依憑者因相率詣州自陳願以私錢修復故寺本州尋具其事上聞仍乞易為十方蒙朝廷報可賜號寳林禪院於是郡之衣冠緇素無不悦豫皷舞以謀報上因大出力財爭先請奮浮圖棟宇次第告成曽未踰年已復舊觀葢所據之地勝故

興也易所遭之時盛故成也速不然何以至是哉謹按
寶林禪院其地本名龜山前世文士見於篇章上有鰻
井歲旱禱雨輒應臣等竊以為龜神物也有先事之智
而壽踰千歲鰻龍類也有施澤之仁而功被萬物位正
南方與時相見勢出人境足以有臨稽之於名效之於
物參之於方位考之於形勢而酌之於民情理從事順
實宜永為頌祝陛下聖壽之地臣等自今後每遇同天
節只於本院啟建道場及禱祠雨澤吉祥齋供其餘官

中道場並不令於本院啟建夫下達士民之願上報君父之恩臣子之職也臣等荷國厚恩無以答生成之萬一庶幾因緣塔廟少伸犬馬之誠仰瞻闕庭不勝大願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坤成節功德文疏

實歷開祥爰屬補天之運金行御氣適當夢帝之期躬詣精廬妙修勝會致上方香積之飯閱西土貝多之文庶憑調御之緣少効華封之祝太皇太后伏願膺圖翚

固宸筭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間長感會於中天

代答范相公啟堯夫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梁之器及參大政鬱為社稷之臣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興於西漢袁楊繼起於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朝然猶前史以為美談當世謂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過太平之運四世膺爰立之求以

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仞嘗頌威容念班謁以無由第承風而竊抃

賀孫中丞啟

光奉明恩進陞中憲伏惟慶慰恭惟中丞侍郎受天間氣為世真儒力足以扶顛持危器足以致遠任重巍然如衣服之有冠冕卓爾若鳥魚之有鳳鯤三朝充諫諍之官奮身不顧七郡任蕃宣之寄為民所思動靜不失其時遜逆必求諸道比支物望簡在上心粤自貳卿遂

登執法嚴霜被野既知松栢之後凋猛獸居山將見藜藿之不采某叨持符節久遠門闌

賀吏部傅侍郎啟

光膺帝命進貳天官云云某官道術淵微器猷宏愽更險夷而不測其操踐中外而不易其心漢節初歸常折董宏之妄楚郊卧治尤推汲黯之忠方傳報政之成已聽除書之下亟辭右輔復踐中臺邦人遮轍以願留朝士舉酒而相賀吏曹三綜既知氷鑑之無私王體一謀

當見鈞衡之益重某屬驅軺傳阻造門闌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啟

光膺睿命進貳中樞碩輔登崇溥天均慶竊以天運無積斡由八柱之仰成歲功不虧亦自四時而分治矧媧皇補天之際當商老和羹之初儻非心德之素同難冀事功之必立伏惟某官器兼文武學備天人雖小善而必為臨大節而不奪入參臺省佇聞折檻之風外摠戎機寖罷爭桑之釁募負謗傷而精神益勵處閑散而聞望

愈隆逮神聖之纂臨屬風雲之感會念昔仁祖虛懷於
慶歷之間惟時先公奏對於天章之下謂道可行於反
掌而世亦至於容刀盛世難逢事空傳於故老嗣賢復
出天實慰於斯民既被召以旋歸遂干霄而直上千尋
廣厦欣然慰多士之心萬里長城足以制四夷之命某
夙登門仞久曠書縢方從沙汰之餘未卜棲翔之所側
聞進拜倍切驩愉巖石雖瞻尚鬱搢紳之論衮衣遂有
方隮區夏之情

賀門下呂僕射啓 微仲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左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毀譽莫爲之損益窮通靡得而變渝北平如高山深林人何可測巨源若渾金璞玉器孰能名卓乎在搢紳之中屹然有公輔之望果踐西臺之峻遂躋端揆之崇邸音喧騰士類交慶納忠有素詎須德裕之六箴應變無方不止姚崇之十事

謝穎州呂吏部啟

叨奉宸恩謬當藩郡境預四鄰之末潤霑九里之餘憑几占書未進河南之牘柔雲號體俄蒙郇國之函仰荷謙沖退增愧恧恭以某官器周事變學造淵微出四世五公之門遇千載一時之運文辭則操觚立就政事則投刃皆虛荀氏八龍盡繼高陽之美河東三鳳尤推鸑鷟之奇會公旦之相周俾伯禽而侯魯布宣詔令已成師帥之功近省君親行陟股肱之任某承風茲久覿德未遑企頌之懷敷宣罔既

答丁彦良書

某啟辱書及詩備悉雅旨且承邇來為况甚休以慰以慰竊味詩之大意率多辛酸耿愴之旨君生長素富貴而喜作寒士語何耶因知詩非能窮人詩窮然後工得非政欲以此合古人語乎兼審薄挂吏議小累不足以玷遠猷毋甚怏怏也知罷官里閭慕義嗜學是所以增其志尚爾白玉微瑕千丈松磥砢不害他日為大器跅弛之士自有御之者幸順時自愛區區不宣某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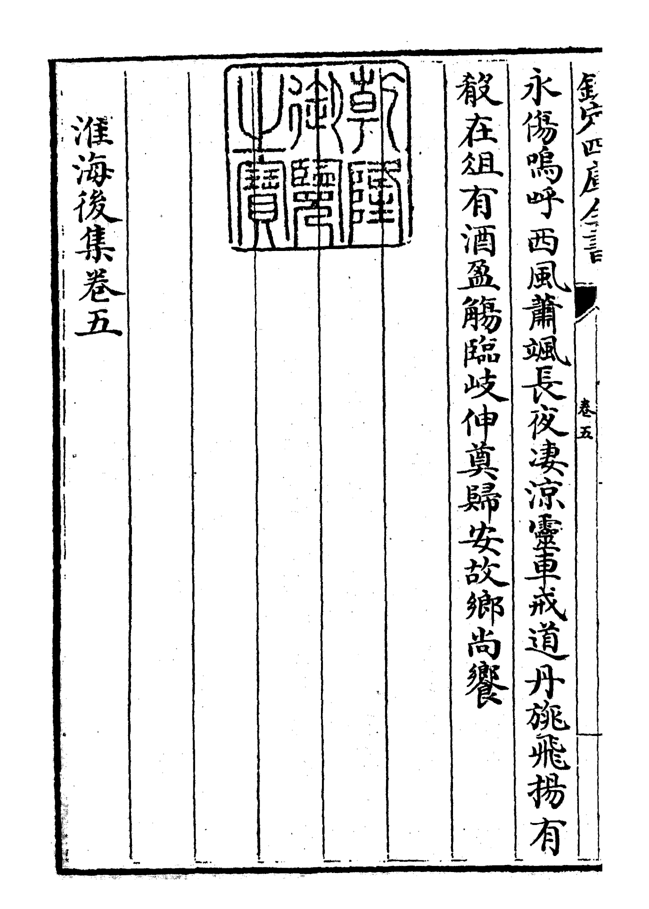
與許州范相公

某再拜安撫相公閤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因緣科第獲列仕版又屬朝廷復置賢科而一二邇臣猥以充賦名實乖戾果致多言相公當國憐其孤單不即聞罷使得自便引疾而歸僥倖深矣比過相公均逸藩輔而某承乏之地實在節制之下疵賤無介紹不敢以書自通眷眷私懷何以云喻豈圖相公過有採聽首賜論薦使備著述之科檄書初至發函伏讀且喜且懼

葢相公於某昔既有保全之賜今又有論薦之恩顧惟狂愚何以辱此屬拘官守不獲進謝門闌又不敢具啓事以叙悃愊區區俗禮非國士所以報知己者也惟相公裁察

祭監稅主簿文

維年月日具銜姓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殁故監稅主簿之靈嗚呼賢才懿德宜顯周行以君德厚宜享壽康仕既未達人其云亡顧天理之莫究玆僚友之



永傷嗚呼西風蕭颯長夜凄涼靈車戒道丹旐飛揚有

殽在俎有酒盈觴臨岐伸奠歸安故鄉尚饗

淮海後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淮海後集卷六

長短句卷上至下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舉人臣黄煒

淮海後集卷六 雜文

宋 秦觀 撰

雜說

唐杜詮江夏人也自罷漢陰令居泗水上烈日笠首親稍耕夫一年而食足二年而衣食兩餘三年而屋室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備自狠𤣥起家十五年為富家翁不假一人之力一毫之助彼嘗謂人曰夫忍耻入仕不困妻子衣食者幾希彼忍耻我勞力皆衣食耳顧我何

如由功名之士觀之則誠為拘繫跼促人也若夫恬於進取安分潔已者葢有取焉爾

通事說

文以說理為上序事為次古人皆備而有之後世知說理者或失於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於悖理皆過也葢能說理者始可以通經善序事者始可以修史

蠶書

予閑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兖篚織文徐篚玄纖縞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兖然則九州蠶事兖為最予子游濟河之閒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兖人可為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兖人也

種變

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于川毋傷其藉迺懸之始審卧之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蠶已蠶尚卧而不傷

時食

蠶生明日桑或柘葉風戾以食之寸二十分晝夜五食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既食葉寸十分晝夜六食又七日三眠如再又七日若五日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八食又三日健食乃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遂繭凡眠已初食布葉勿擲擲則蠶驚毋食二葉

制居

種變方尺及乎將繭乃方四丈織萑葦範以蒼莨竹長七尺廣五尺以為筐建四木宮梁之以為槌縣筐中間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糞其槳餘以時去之萑槳為籬勿密屈藳之長二尺者自後茨之為簇以居繭蠶凡繭七日而採之居蠶欲温居繭欲凉故以萑鋪繭寒之以風以緩蛾變

化治

常令煮繭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筯其緒附于先引謂之

餵頭毋過三系則系麤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自卑道錢眼升於鏁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於車

錢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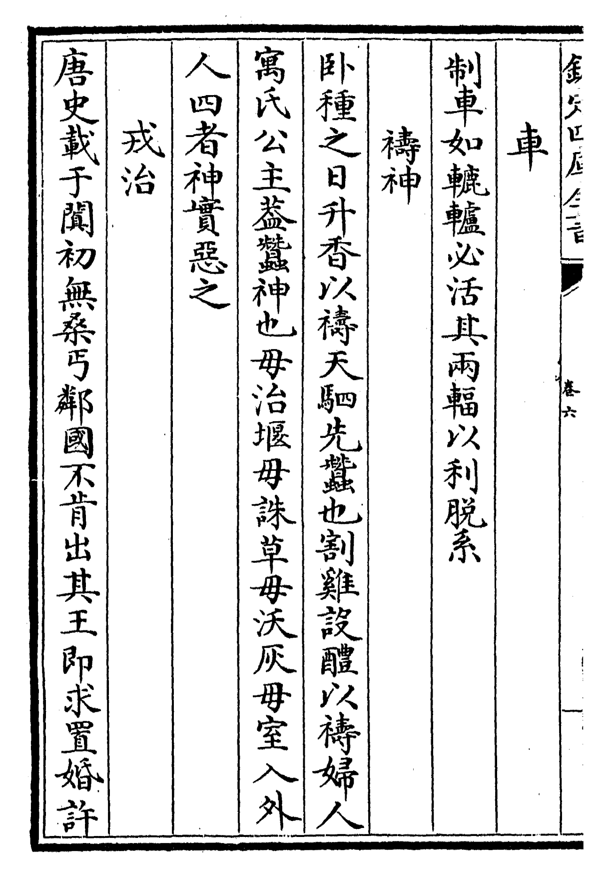
為版長過卑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揷大錢一出其端横之卑耳後鎮以石緒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眼

鏁星

為三蘆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卑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鏁星

添梯

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匼柄為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為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為鉤以防系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為耳方其穿以閑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系不過偏



車

制車如轆轤必活其兩輻以利脱系

禱神

卧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割雞設醴以禱婦人寓氏公主蓋蠶神也毋治堰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實惡之

戎治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置婚許

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言蠶為衣則治繭可為絲矣世傳繭之未蛾而窾者不可為絲頃見鄰家誤以窾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系焉疑蛾蛻之繭也欲以為絲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呼世有知于𨵦治絲法者肯以教人則貸蠶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哀蠶有功而不免故錄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書丁彦良明堂議後

祀國事之大者歴世洪儒碩生議論考訂往往自相違戾丁俠以世家子早假蔭以官少年殭學援質有根抵訶詆前載惜乎未能以此獻諸朝得付有司禮官博士相與校正以備一代闕文君不能姑愛惜遵養以待云

錄龍井辯才事

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

終莫能治是歲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法師高僧也隱於錢塘之天竺山傳天台教學者數百人又特善呪水疾病者飲其所呪水輙愈吳人尊事之令素聞其名即馳詣師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濵遺詩曰生為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師乃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

除地為壇設觀音像於中央取楊枝霑水灑而呪之三遶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來結跏趺座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答曰吴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赧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為物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刼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横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為汝宣

說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焉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遊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為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一章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予聞其事久矣元豐二年見辯才於龍井山問之信然

書王氏齋壁

皇祐元年余先大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余實生焉滿歲受代猶寓止僧舍未幾代者卒叔瞻之先君來領其職事通家相好也至和元年叔瞻始生於南康後予迎老母來為汝南學官也而叔瞻亦奉大夫人閑居於郡之西郭時余之先大父母先人皆捐館而叔瞻之先君亦沒於瀘州皇祐逮今四十一年中間豐瘁得喪死生休戚不可悉記獨兩家之孤各奉其母相遭於此甚可悲也

題彭景山傳神

內殿崇班致仕彭崇仁字景山胷中有韜略吏事精密所至士大夫翕然稱之年四十不幸喪明家居無餘而目不可治如老驥伏櫪志未嘗不在千里聞北風則耳聳然自道觀之物無幸不幸以得喪觀之豈異世所有負耶然人之有德慧智術者常存乎疢疾惟深也能披剥萬象而見已安知景山不得之沉冥中耶

淮海閒居集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藁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輙删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為田氏田為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

田而歸其倔彊不降者與彊而不釋甲者皆為城旦舂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為白粲與鬼薪仵已而逃乎河内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為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醖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

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名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巵子善上皆禮之每名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為疑或為之作樂盛饌以侍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為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

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
者中山宣城溢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
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所在委積由是上疑
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
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
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
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挹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

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名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挈缾之智或虛己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為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

痊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讎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虞以虛閑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禄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

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絶甚者至於毁棄素行以賣直自售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又為之頌與當世為有故不著今掇其行事大要者著于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毁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

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為之傳以記

法雲寺長老然香會疏文

竊以香者妙通法性冥動聞機大則香積如來令天人而入戒律次則香嚴童子得羅漢而證圓通覺至性之清嚴破塵衆之濁穢肆求善友同結勝緣漸沉水之密圓斥槀膏之昏鈍規模既遠誓愿尤長若秫若圓得無

礙法非煙非火轉不退輪偶就印以成文常于空而作蓋無前後去來之際有觧脫知見之因曄乎若光明之雲佳哉如鬱葱之氣反聞聞性八百之功德以成自覺覺他億萬之河沙斯遍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浙水之東七州獨越為都會凡七州之軍事督焉其地西帶江北被海多雄山傑澤有桑麻魚稻藤蔣竹箭之饒土沃而流水清而不迫非舟車足力所會故其民喜

耕耨勤織紝尊本而薄末狡獪詆欺之弊視他州為少
然以險阻之故豪强惡少跌宕不逞之民一失其業則
往往什聚伍行剽攘攻刼於江海之上不時去之則蔓
延而成大盜矣為太守者審知風俗之厚刑政並修則
一方可以指麾而治不然雖憊力勞心猶無益也熈寧
十年詔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知軍州事公
素以治行稱天下越人無不踴躍竦企願見公之所為
及至政尚簡肅不為苟且苛細之事事至而後必行亦

無所假借發隱擿伏敏捷如神每得所謂豪强惡少跌宕不逞之民草薙而獸逐之至斷絶乃已於是距吳際閩楚千里肅然盜賊不敢發川行途止如即其家獄訟衰息風雨時至仍歲大穰乃禮賢俊仁者孤簡練士卒繕修官寺至於郵亭刻漏為之一新頽廢偃僵斬然俱起然後知公之才所遇縱横無窮其所厭伏東西逆銷變故於未形者多矣非特越人受其賜也使行且大用於朝推其道於天下則其所就者又可量耶先是太子

少保南陽趙公有惠政於越既去而公承其後故議者謂近世越州之政未有如二公者南陽公嘗命畫史圖太子少師天水趙公并公與已游從之像號三老圖而越之好事者遂作三老堂以寘之元豐二年公還朝郡之衣冠緇黃耆艾之士若干人乞留於部使者三為之上不報因相與泣曰公去矣其像雖存於三老堂然吾人之心未厭也聞公嘗帥洪福廣三郡三郡皆有生祠豈越獨無有今寶林院者公之所興建也若即其地為

堂立公之像如三郡故事以慰吾人之思不亦可乎衆曰然於是又以狀白使者請立公之祠堂焉是時某適自淮南來省親將還越人謂某曰吾州更饑歉札瘥之後程公實撫養而教誨之去年冬福州太守司諫孫公甞道于此具見其事今祠堂成有日矣謀為記宜莫如孫公者閩子與孫公鄉里且門人也盍撅厥實以為我請乎某既歎程公之政有以媚于民又嘉越人能大其施而推報之也乃為論次其事幷州之風俗具而載之

以備孫公之采擇焉

精騎集序

予少時讀書一見輙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為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輙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

孫搴荅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為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管内勸農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上護軍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宗誼故不仕

祖諱知至故不仕　父諱東故任江寧府溧水
縣尉累贈特進
南康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宗出唐宗
室郇公諱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為兵部尚
書封莒國公莒公少時仕於湖南氏有一子留江南公
其裔孫也故今為南康建昌人公少警悟好學彊記為
文章捷敏初若不經意而必成粲然屬寓深遠皇祐中
登進士甲科授防禦推官權江州軍事判官丁昌源郡

太夫人憂解官又丁官祿公憂服闋權宣州觀察推官

監漣水軍轉般倉故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未行用

韓公獻肅薦為三司檢法官神宗即位詔大臣舉館職

曾宣公以公應詔名試學士院除祕閣校理編校史館

書籍兼太常博士兼史館檢討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

看詳中書條例權判尚書考工改右正言同管勾國子

監公事是時王荆公輔政始作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

者輒斥去公上疏力詆其非以為始建三司條例司雖

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與之至於均輸之論興青苗之法立公然取息傅會經旨以為無嫌則天下固已大駭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荆公之子雱與温陵呂惠卿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陛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議某事安石承詔頒焉呂惠卿猷疑則反之詔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説則又罷之孔子曰禄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今皆不似之耶而其論青苗尤為

激切至十餘上不已於是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知湖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徙知齊州齊故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虚日盜猶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為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輙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為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廵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曰吾得之矣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始公在武昌吳興政尚寛簡日與賓客縱酒笑詠吏民安樂之

郡以大治於是世知公之才所值無不可也屬決河灌山東諸郡公捍禦有術部使者以聞降詔書奬諭從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坐厚善直史館蘇公軾得其詩文不以告罰金寄祿格行換朝散郎遷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公去國十五年至是還朝士大夫喜見於色以謂正人復用也以職事對稱旨面賜三品服未幾試禮部侍郎文昌府成車駕臨幸恩遷朝奉大夫再遷朝散大夫上即位覃恩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

郎遷朝議大夫俄試户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以七事
應詔一曰崇廉恥二曰存貢舉三曰别守宰四曰去贓
貪五曰慎疑獄六曰擇師儒七曰修役法皆當時急務
而其言役法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法折衷為書上之
以為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已可久者確論
也又曰貧富俱出貲則貧者之所難堪使富者出貲貧
者出力庶乎其可也大略如此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
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初元豐河决小吴神宗以河

勢方趨西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須其自定增立隄防
而或者以謂非悠遠之策請開澶淵游河分殺水勢又
欲自蘇村口截為隄導還故處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
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禄給事中趙公君錫覆視奏與
公合而或者猶執前議鋭於興役朝廷疑之至是公
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罷之又請分詩賦經義
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別自致因人為兩塗以究省官之
術其忠言讜論葢不可以一二舉至於因時乘間導迎

和氣者多密以啓 聞故莫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尚書固辭不受懇求外補章屢上遂出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行及陜府閺鄉縣暴卒於傳舍實元祐五年二月二日也累勲至上護軍隴西郡侯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彊毅不為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為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雱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存益確士論以此歸之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

原書卷末書名訛誤

僧舍後身雖出仕宦而書藏於山中如故每得異書輙益之至九千餘卷山中之人號李氏山房仲兄布蚤卒事其嫂張敬甚撫其子秉彝如已子自奉請約所俸入多少以賙親族捐館之日無贏貲朝廷聞之常賻外特賜五十萬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初娶狄氏襄陽遵度主簿之女蚤卒贈某縣封遵度亦俊傑士寶元慶歷間以文章顯名再娶魏氏光禄卿琰之女亦蚤卒贈遂寧縣君又娶遂寧之弟封安康郡君子男四人長曰攄揚

州江都縣尉蚤卒次曰遷承奉郎次曰遜承務郎次曰迨承務郎女三人長適鄆州長壽縣主簿孫端次適郊祀齋郎丘揖次適進士黃叔敖諸孤自閔鄉扶柩南歸而公之伯兄時為江南西路轉運使遂以其年十月丙午葬公于南康軍建昌縣千秋之原前期諸孤請狀公之行治而公之美實多難以具著著其出處始終之大者以告諸史氏謹狀

淮海集卷六